

文洁若 译析

五重塔

日本中短篇小说选



五重塔

——日本中短篇小说选

文洁若 译析

漓江出版社

五 重 塔

——日本近现代小说选

文洁若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7,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700 册

ISBN 7—5407—0036—X/I·19

统一书号: 10256·238 定价: 2.10 元

本书简介

本书收进幸田露伴、芥川龙之芥等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的中短篇名作十一篇。这些作品，有的对艺术生命力热情礼赞，有的对不幸爱情凄绝悲歌，有的对不义之战愤怒谴责、有的对黑暗社会猛烈抨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间处在急速变革时期的日本社会风貌及各阶层的众生相。这些题材丰富、绚丽多姿的小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作家在吸收西方各种文艺流派之长处的同时，继承本国古典文学传统，追求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创新精神。其中《五重塔》、《水虎》、《地歌》等作品，堪为日本文坛上的奇葩。每篇小说之后，都附有赏析性的评论文字，对于读者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及欣赏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富于启示作用。

前 言

关于短篇小说，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①即是说，通过一个作家所写的短篇，也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创作倾向。阅读短篇是事半功倍的。

这个集子里所收七个作家的十一篇作品，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它们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间处在急速变革中的日本社会的风貌，足以使读者一窥这段时期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既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阶段时，人们怎样奋发图强，又能认识到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者穷兵黩武曾给本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灾难。有些篇章歌颂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抨击了残余的封建势力。还有一些则揭露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腐朽。

明治维新后，富于进取心的日本民族大量引进西方的自

^① 《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本人历来重视培养人材。由于教育普及，文化水平较高，从人口比例而言，能写作的也多。作家们要末精通外语，要末通过日译本，曾广泛地阅读各国文学作品，吸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开阔了视野。他们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写出了手法新颖、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作品。

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女作家辈出，尤以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随笔《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最为突出。近年来，又涌现了大批很有写作才能的女作家，以致有些日本评论家惊呼这是“平安朝的再现”。本集所收战前作品五篇，战后作品六篇，都是从我平素所译的日本中短篇小说中选出的。除《爱打瞌睡的看守》是专为此书翻译的外，其余各篇均曾发表过。战后的六篇中，有五篇出自女作家之手，说明与战前相比，战后优秀的女作家在日本文坛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当然，这里所选的仅限于我个人译的，因而不可能全面；象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这几年已出现了好几种中译本，且有分析文章；井上靖有代表性的几个短篇也早就由其他同志译过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这样逐篇评点外国作品，在我个人是初次尝试，国内也不多见，在做这一工作时，除了对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技巧略述管见外，关于作者生平及作品的时代背景也做了一些介绍，谨供读者参考。

文洁若

1983年12月

目次

前 言	文洁若
五重塔 (1892)	幸田露伴 (1)
礼赞艺术的生命力	
——幸田露伴的《五重塔》读赏	(87)
琵琶传 (1896)	泉镜花 (91)
痛苦的爱情 凄绝的悲剧	(111)
爱打瞌睡的看守 (1899)	泉镜花 (115)
《爱打瞌睡的看守》析说	(124)
桔子 (1918)	芥川龙之介 (126)
《桔子》的艺术特色	(130)
水虎 (1927)	芥川龙之介 (133)
警世之作《水虎》	(181)

- 侧金盏花 (1954) 畔柳二美 (185)
 凝重的笔调 有力的揭露
 ——《侧金盏花》赏析 (196)
- 架着双拐的人 (1958) 远藤周作 (199)
 军国主义制度下的牺牲者
 ——说《架着双拐的人》 (221)
- 地歌 (1958) 有吉佐和子 (225)
 民族感情的迸发点
 ——谈《地歌》 (262)
- 黑衣 (1961) 有吉佐和子 (268)
 《黑衣》浅析 (303)
- 鸡蛋和熏肉的早餐 (1964) 曾野绫子 (306)
 虚假的荣华 残酷的斗争
 ——《鸡蛋和熏肉的早餐》读后感 (330)
- 幸吉的座灯 (1967) 曾野绫子 (335)
 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控诉书
 ——《幸吉的座灯》品评 (374)

五重塔

幸田露伴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略带寂寞的神情，孤单单一个人面对长火钵坐着，连说个话的人也没有。火钵造得挺结实，用的是纹理秀美的榉木，并且特地配有红榭镶沿。她那男人般的浓眉，不知是几时修的^①，剃痕透青，看上去有如雨后山色，葱郁诱人。她高鼻梁，吊眼角儿，刚洗过的头发紧紧盘在一起，发根用纸条^②一扎，插根管子，丝毫也没打扮，一两绺光艳的乌黑头发，挂在那肤色微黑而俊俏的脸蛋上，即使不喜欢半老徐娘的人也不能不为她的风韵动情。

那些多事的轻薄子弟常私下叽咕：“这要是咱老婆，倒想做几件新衣裳给她穿穿哩。”

①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已婚妇女时兴剃眉，用黑浆染牙齿。明治六年（1873）以后这个习惯才逐渐废止。

② 原文作引裂纸。日本江户时代的妇女将美浓纸撕成五六分宽的条子，用来扎头发。

她举止端庄稳重，不尚穿着；浑身没有一点脂粉气，只不过在花样选得很素雅的布面棉和服领子上，缀一条丝绸衬领而已，披在上面的棉外衣不知是拿什么改的，倒是宽条纹丝料子，不过已经下过几次水了。

这时分，除了女用人在厨房洗碗碟的声响外，屋子里静悄悄的。看光景，再没有第三个人。妇人漫不经心地用舌头舔着牙签，一下子把它咬断，吐掉。接着她扒拉一下火钵里的灰，把炭火埋好，又从筐箩里取出一小块布，把比银子还亮的高脚火圈擦了擦，还揩了揩灰器①，连铜盃②盖都拭净；然后，将一只南部靛③大铁壶端正地坐在火钵上。她右手拿着玳瑁烟管，勾过来一只漂亮的镶木烟盒——大概是什么人去参拜石尊④时，顺路游箱根⑤，带回来送给这位大嫂的。她安详地吸了一袋烟，慢吞吞地吐出缕缕烟雾，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心想：这件事多半还得交给我丈夫去办，只恨那个“呆子”成心跟他作对！我丈夫去年雇用他的那份恩情，他敢情忘了。听说他拚命巴结长老，不顾自己的身份，死气白赖地央求长老把这份差事交给他。据清吉说，即便长老有意偏袒“呆子”，可是碍着施主和捐款人的情面，也难以把如此重要的一项工程委托给这么个无名小卒；所以准保会让我们来办的。就算派上“呆子”，一来他不胜任这活儿，再说他也支使不动任何人，明摆着非砸锅不可。我只盼丈夫早

① 灰器是木制火钵的一部分，内侧用薄铜板做成，用来装灰。

② 原文作铜壶，一种容器，埋在炭火盆里，借余热温水用。

③ 南部指盛冈地方，以出产铁壶著称，壶面上隆起一层雪珠般斑点，叫靛。

④ 石尊指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大山的石尊大权现阿夫利神社，每年6月26日至7月17日，江户人到这里来祭祀雨神。

⑤ 箱根是神奈川县西南部的名胜，有温泉。

点儿笑呵呵地回转来，告诉我这项工程终于派给他了。丈夫对这个活儿兴趣很大，说这是份难得的差事，一心一意想承担下来。他什么也不贪图，只是巴不得让人家说：“谷中感应寺^①的五重塔是川越^②的源太修建的。瞧，修得多么好哇，真叫人钦佩！”所以，这活儿要是给旁人抢了去，不晓得他该多么气恼，会大发雷霆呢。这也难怪他，我实在没法儿开导他。哎，不管怎么说，只盼望他一切顺当，早点回来才好。她这个作妻子的就是这么个脾气，嘴上虽不说，心坎儿上却只惦记着自家的男人——今天早晨，她把自己亲手缝的和服外褂从背后给他披上，送他出了门。

正这么左思右想呢，清吉砰的一声拉开外面的粗格子门，问道：“师娘，我师傅呢？唔，到感应寺去啦？那就对不起，只好拜托师娘啦。昨天不小心喝醉了酒……”底下就不说下去了，只打着奇怪的手势。

阿吉皱起眉头，笑了笑说：“真没法儿，你也该收敛一点才好。”说着站起身来，递给清吉点儿钱。

清吉接过去，走到门口，跟外面的人争执了好一阵子。最后走到阿吉跟前，用拳头按着脑门子，粗鲁地施个礼道：“真对不起，谢谢您啦。”那副样子煞是可笑。

二

阿吉边说“另外没有火烤^③，就靠这边坐吧”，边吃力地

① 感应寺在东京下谷区谷中。1833年改名天王寺。

② 川越是日本埼玉县中部的城市。

③ 日本风俗，冬季用烧红的炭给来客另装一个火盆以取暖。

提起铁壶，和蔼可亲地替他倒上一碗樱汤①。她对清吉这个晚辈也照顾得很周到。她这种真心实意的接待，比千言万语还要感人，甚至连过分的要求也痛痛快快地满足了他，而且心中没有一点疙瘩，极其坦然地跟往常一样对待他，这倒使得清吉很觉过意不去。他战战兢兢地端着碗不敢喝，心里惴惴不安，接连鞠了两三个躬，忙不迭润了润紧张得干透了的舌头。

阿吉说：“这会儿才回来，大概是对你太热乎了吧。呵呵呵，清吉呀，逛嘛也是可以的，可是耽误了活计，让你妈着急，就不是个好汉啦。这程子，仲町②甲州屋老板公馆的活儿一干完，不是马上就派你到根岸③别墅的茶室去的吗？我那口子也挺爱寻欢作乐的，每回都领着你们闹，可是他最恨玩忽职守了。要是现在他看见了你的脸，准会青筋暴跳，大动肝火，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虽然迟了些，你总还可以找个借口，就说是你妈的老病犯了什么的，还是赶紧到根岸去吧。五三师傅也是个明白人，即便给他识破了真相，看你不敢偷一天懒，也会在老爷跟前替你打圆场的。哦，还没吃早饭吧？阿三，给预备饭，什么菜都行。虽说红烧豆腐、砂锅蛤蜊办不到，新泡的咸菜和煮豆也行吧。赶快吃上两三碗，就跑去干活儿吧。呵呵呵，就算困点儿，想到昨天玩了一夜，也就挺得过去了。咬紧牙关，别惜力。晚上我派阿松给你送饭去。”这番用意周到的话好比是一剂良药，却又不苦口，老实人清吉听了，因自己行为不端而感到惭愧，浑身直冒汗。

① 樱汤是用淹樱花沏成的饮料。

② 仲町在今东京都千代田区。

③ 根岸在今东京都台东区。

清吉说：“大嫂，那么就打扰您啦，我马上就干活儿去。”他边用攥在手里的毛巾揩拭额头，边走进厨房，早已把五六碗茶泡饭狼吞虎咽地装进肚子。他走出厨房，鞠了个大躬道：“我走啦，再见！”

他收起烟管，腰上扎着三尺带①，挂着壶屋纸②烟叶包，不愧是个江户儿③急性子，趿拉着草履就走出门去了。

阿吉一直没吭声，这时突然叫住他，急急巴巴地问道：“这两三天见着‘呆子’那家伙了吗？”

清吉回过头来说：“见着啦，见着啦。昨天在御殿坡④见到的，‘呆子’象死鸡一样耷拉着脑袋走着，比平时还要呆。这回他跟咱师傅唱对台戏，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师傅师娘虽不怕他闹，多少也着了点急吧。我恨透了他那个脸蛋，就劈头盖脸朝他骂了声‘呆子’！真不愧是个呆子，还不知道在骂他。于是我又喊了一声。第三次就凑到他跟前，大声嚷道：‘嘿，“呆子”！“呆子”！’他这才吃了一惊，一双猫头鹰般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用还没睡醒的声音朝我打招呼说：‘唔，是清吉——哥——呀！’我当面挖苦他：‘喂，你可真出息了呀。是不是做梦爬到染坊的晒台上去了呢！听说你想盖个老高老高的家伙，正在巴结着长老，你疯了还是怎的？’哈哈，师娘，缺心眼的人可真叫老实哩。您猜他是怎么回答的？他净打如意算盘，说什么：‘我

① 三尺带是日本旧时工匠扎的一种三尺长的棉布腰带。

② 壶屋纸是日本伊势地方所产的油纸，传说是壶屋清兵卫于1785年制造的，故名。

③ 江户是东京旧称，江户儿指在江户生长的人，一向以性格直爽著称，1861年江户改称东京后，仍把在东京生长的人叫做江户儿。

④ 御殿坡在今东京都文京区。

在煞费苦心地巴结长老，可对方是源太师傅，怎么巴结也巴结不上。要是师傅肯说声：“‘呆子’，你试试看。”把这活儿让给我干就好了。”哈哈，想起来真可笑，他说这话时，竟是一本正经，满面愁容。那副样子太滑稽啦，倒弄得我气也消了，骂声‘混蛋’就同他分了手。”

阿吉问道：“再没别的了吗？”

清吉说：“没啦。”

阿吉催他道：“是吗？那么你就快去吧，时候可不早啦。”

清吉告了辞，就去干活儿。阿吉兀自想着心事。门外，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转陀螺玩，七嘴八舌地喊着：“死了一个！”“死了两个！”“活该！”“报仇啦！”吵个不停。这跟相互竞争的世道何其相似。

三

阿浪年约二十五六，长得五官虽还端正，但本来就营养不良，面容憔悴，肌肤粗糙，再加上浑身褴褛、披头散发，越发显得一副可怜相。她想到：那些富贵人家，到了阴历十月换季时也完全不用着急，不是捻线绸，就是丝织品，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哪里晓得穷人面临十冬腊月的苦楚。他们只顾张罗着开地炉①啦，办茶会②啦；为了及时应景，一定得要加紧把茶室建成，将休息室③的房檐修好。半夜里凄风

① 日本有钱人家，在阴历10月1日或当月的亥日封上风炉，打开地炉。

② 原文作切口，日本习俗，阴历十月初，将为了防潮气而封上的茶壶嘴打开，泡上新茶叶，举行茶会。

③ 原文作待合，附属于茶室的屋子，客人在这里等候进入茶室。

冷雨，要不是边抽烟边听雨点子坠在窗上的声音，他们就觉
得不够味儿，这份儿闲情逸致够阔气的了。在这寒风萧瑟、
连钟声都仿佛冻僵了一般的严冬。他们倒过得十分写意。可
那些木匠，刨茶室的地板时，冻得手都冰凉了；盖房檐①
时，被风刮得胸腹绞痛。他们到底是上辈子造下了什么孽，
同是冬天，别人养尊处优，他们却在这里熬苦日子。在匠人
当中，我男人尤其不善于处世。他只是心眼儿好，手艺挺
高。去年源太师傅百般照顾他的时候，甚至还夸过他哩。但
他秉性宽厚，从来不跟人争活儿干，好差事每每给别人抢了
去。一年到头过不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他本人净穿膝盖都已
磨出窟窿、好歹补起来的细筒裤，我这个做妻子的，真怕别
人看着寒碜。这种种都怪家境贫寒，没有办法。我现在给猪
之缝的这件松坂条纹布面②棉袄，也已经洗褪了色，怎么精
心缝也穿不出样儿来，针脚特别显眼，煞是难看。年幼无知
的孩子刚才说：“妈，这是谁的衣服呀？这么小，是我的
吧？我好高兴呀！”他欢欢喜喜地跑出门去，遇上难得的暖
和天气，乐滋滋地拿起小竹竿，去扑那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红
蜻蜓，也不知跑到哪条街上去喽。哎，一勾起心事，就连针
线活也懒得去做了。我那口子的脑袋瓜儿哪怕能赶上他那手
艺的一半，也不至于穷到这个份儿上！你本事再高，也不过
象俗话说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罢了。成天干那敲敲打打、凿
窟窿眼儿的木工活儿，也指望不上显显身手给大家伙儿瞧
瞧。甚至还得了“呆子”这么个讨厌的外号，让伙伴们看不
起。唉，着实又可恼又可恨。我暗地里替他着急，他本人却

① 原文作大和垣，用编篱笆的方式来盖房檐。

② 原文作松坂缟，三重县松坂市所产的质地优良的条纹布。

满不在乎。可把我气坏了！这次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听说要在感应寺盖一座五重塔，他就忽然起了个念头，非要把这档子活计捞到不可。这是他的恩人师傅想要干的活儿呀，他却不顾自己的身份，贪心不足，想揽过来，连我这个做妻子的都觉得是太不自量了，别人又该怎么风言风语呢？尤其是师傅，一定会气冲冲地大骂这个“可恶的‘呆子’”，阿吉师娘更要责备他忘恩负义。今天长老大概就拿定主意让他俩当中的哪个干了。我那口子一早就出去了，到这时候还不见回来。虽然他那么巴望着干，可他那身份本来就不够，还欠了师傅的情，所以我倒认为长老还是把这档子事交给师傅去办好。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要是师傅宽宏大量，并不生气的话，就真想让我那口子漂漂亮亮地完成这个活儿。哎，究竟是怎么个结局呢？真叫人着急。怎么也不会派我那口子吧？万一要是派定了我那口子，那师傅和阿吉师娘说不定该多么生气呢！哎，急得我头都痛了。让我那口子知道了，又会委婉地数落我说：“你妇道人家多余操这份心，所以才把身子骨儿搞得这么弱。”

想到这里，阿浪自言自语地说：“快别去想这些了，不去想啦。唔，头好痛呀。”她那苍白的略带浅皮麻子的脸上，紧锁着双眉，丢下针线活，双手按住贴着俏皮膏^①的鬓角。

她正在独自哀叹的当儿，通到厨房的破纸门哗啦一声拉开了，只听猪之嚷道：“妈，你看！”

阿浪吃了一惊，说：“你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的？”一看，猪之把四分和六分厚的木片堆积起来，显然是仿造出一

^① 原文作即动纸，一种黑色膏药，形如梅花。

座五重塔。

做妈的不禁淌下泪来，颤声道：“哦，好乖乖！”她突然把猪之紧紧地搂到怀里。

四

由当代著名木匠川越的源太承包兴建的谷中感应寺自然是无可挑剔的，格子顶棚、五十铺席的正殿，宛如桥梁似的长回廊，几座客殿，长老的房间，茶室，徒僧弟子的起居室，厨房，浴室，直到正门，都极为庄严坚固，或雅致，或闲寂，结构完美，无懈可击。究竟是谁把一座不起眼的旧庙改建成了这样气派的大寺院呢？不是别人，正是宇陀的朗圆长老。他四远驰名，当时凡听了他的法号，连三岁娃娃都会合掌膜拜哩。这是一位七十开外的老僧，早年在身延山^①萤窗雪案的苦读经卷，中年托钵云游六十余州^②，他彻观三行^③，冥思修业，传播四种悉檀^④之法音，普济众生。他忌食世俗之荤腥，骨瘦如鹤，厌倦人生之烦扰，双目朦胧，明坏空^⑤之理，不利欲熏心，悟涅槃之真，不贪恋人世。

他本来也并未打算兴堂塔，盖寺院，只因远近仰慕其德前来求教的颇多，仅靠原有房舍，弟子们便难免遭受风霜雨

① 身延山在山梨县，日本佛教日莲宗久远寺所在地。

② 六十余州指日本全国。

③ 三行是佛语，即福行、罪行、无动行。

④ 悉檀是佛语，意思是成就。四种悉檀见《智度论》，众生用来成就佛道的四法。

⑤ 坏空是佛语，指四劫中的坏劫及空劫。世界破坏之时为坏劫，惟有虚空之时为空劫。